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一

儲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儲

諫立少　　仲山父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

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
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
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諫易太子疏　叔孫通

漢高祖十二年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太傅叔孫通諫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
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
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茂

漢武帝征和二年江充與太子有隙命充治巫蠱獄充持太子急太子捕斬充出武庫兵發長安言太子反帝詔捕斬反者太子南奔帝怒茂上書

臣聞父者猶天毋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毋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室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善諭）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

亂四國徃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書奏天子感寤

諫易太子　　史丹

漢元帝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

忽忽不平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親疾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太感動太子由是遂爲嗣

請冊立太子　李絳

唐憲宗元和三年學士李絳上

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

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已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爲憲章伏望陛下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興儲副永固邦家則圭鬯承祧必光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 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虔懇未通於天地孝誠未達於宗祧而遽示天下私光及於子孫朕甚惡焉然以卿忠誠累有陳請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經典憲章事重禮崇瞿然增惕宜依所請遂下制司擇日備禮冊命郎惠昭太子也

乞早建儲闈　　田錫

宋眞宗咸平元年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

臣竊觀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樓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士李絳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巳設百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茲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今

陛下自纂承大位改元以來五年於兹矣儲闈未建典册不行豈不慮窺覦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爲圖也

乞遴擇宗親試以職務　　張　述

仁宗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張述上

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檻而歎臣位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啻爲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憂之有生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爲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産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況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

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而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煥有章氣至而回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於千萬年斯爲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寄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黙祈天地嶽瀆分寵六宮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

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

水災疏論建儲　　歐陽脩

宋仁宗至和三年上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疏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

有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藉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塚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惻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

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咨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

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

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

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决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於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愛

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
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
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
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
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
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
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
其賢否亦可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
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
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

察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竒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

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雖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

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乞參考祖宗故事以定大計　范　鎮

仁宗嘉祐元年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奏

臣伏惟陛下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宗廟社稷計獻於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為宗廟社稷計以廣孝憂勞而成此疾陛下所謂宗廟社稷計而憂且勞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以宗廟社稷為憂是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顧推向者之言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

實伏惟陛下擇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
天下之事以係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
則眞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旣薨眞宗皇帝取
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
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伏惟陛下觀太
祖皇帝之公心考眞宗皇帝時故事斷於聖心以幸
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
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然今
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
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

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

乞選立太子

仁宗嘉祐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上　　歐陽修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異必然之聽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

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鼎雖未有皇嗣而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承顏色豈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才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皇雖曰至尊未嘗獨處者其出而居外也不止有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晏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

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庭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日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

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乞早建太子　　張　述

仁宗嘉祐五年張述上

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誠疑之夫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

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卒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奸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爲計豈不危哉

乞罷禱祠立副君　胡宿

仁宗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

臣被旨令爲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臣聞漢文帝二年有司請豫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爲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太宗自開闢以來神武英斷未有如太祖皇帝陛下必待聖

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室敦厚慈仁可以為副君者立之則儲貳之分定天下之心安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臣不勝區區之情

乞檢會臣僚奏議早為定斷　　呂　誨

仁宗嘉祐六年呂誨上

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精擇旁繼指斥祖宗分別裔緒臣子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隕獲發於忠誠而深慮機會之失也雖然宗室有親疎天資有賢愚委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兾惟陛下思忠言奮剛斷過未然之亂無

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近日奏彗星纏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日明堂前爲太子後爲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質之知星者以謂旣直且闇而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秋京師滛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江河泛溢民户墊溺陰盛之沴固有冥符唐神龍初洛水暴盛宋務光曰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美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

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眷疑
是亦陰沴之應窺覘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
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
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賢稽合天意况宗枝
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
共知以安久系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緩
上心此最為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
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樂
安沖幼而長清河嚴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
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艱難

監成安漢之基祚室姦臣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覦之患早爲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

論皇嗣有屬宜宣示令行　韓琦

仁宗嘉祐六年前相韓琦上

臣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以陛下臨御四海已四十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爲爲嗣陛下慈仁崇儉冠絕今古天監至明既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

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豫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曾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者置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嘗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報上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

此篇乃敘事無條議

論建儲 仁宗嘉祐六年

韓琦

琦遷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時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極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 日琦懷漢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

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曾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䟽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賛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

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

論教太子　申叔時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從善而

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書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自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

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勸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論傅讙　　胥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

可使俯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
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
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
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
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毋不憂在傅弗勤處
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
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
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

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専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太子官屬對　　疏廣

漢宣帝時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疏廣對

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司氏曰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游談
太子家觀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論東宮師保書　　亦彪

東宮謂太子[illegible]也[illegible]宮[illegible]謂諸[illegible]
[illegible]師保[illegible]保[illegible]扶[illegible]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習善以爲樞機之人亦不
能無爲之倘士之於善不能無欲也其與之人居
不能無惡備小人於是不能無其[illegible]其以惡人畜
所以名而成恆所習皆成上之[illegible]者周周公召
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天南宮括[illegible]小人在前後
禮無違者故成王[illegible]日即位[illegible]然人[illegible]是以夾

秋冬子役以冬分不朝於郭外謂舍諸校所日郭也詩
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豈不謀詒子孫也漢興
太宗使諸儒侍從太子以太傅賈誼以梁王以尚書及
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諸儒之屬從以文章儒
學保訓東宮以下更不崇此其人流成虛器今官太
子出閣輔導紀人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大抵任官
屬多闕角如宜博選名儒有成事明通政事者以為
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內備置官屬又極制太子食
湯沐之縣設騎衛文數之萬日 朝因中東加省觀服
食其非朔日使僕中允日日問安已謝不煩監度

其敬也書奏帝納之

諫太子承乾書　　張玄素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内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傅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顧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讀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

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

尚須學文以飭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卽亂恐陛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奢極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

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伏惟儲君之寄荷

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
親則父子事無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
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
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
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
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
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日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
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
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闤闠朝入暮出惡聲
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善士每請望

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嶶猷令旨反有嫌猜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望安居思危日慎一日

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

諫節愍太子書　姚班

唐武后時姚班爲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

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

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黠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舃乘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綖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綖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綖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翫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吕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

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令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奏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

乞委伴讀官提舉皇太子左右之人　司馬光

宋英宗初即位知諫院司馬光上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

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言語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已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理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

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傅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贊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之事者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

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者孝友溫良謹絜正固博聞强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脩身謹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豈弟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尤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避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乞令置王傅友官　　呂大防

英宗治平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上

臣伏覩皇子潁王以元子之重幼年盛德出閤開府

二年於玆雖陛下聖心謙遜未皇正位東宮而社稷之本天下之望實有繫焉至於師友賓寀宜用道德英俊一時之賢或以方嚴見憚或以行義可法庶可以行輔導之職發揮皇子聰明仁義之姿履觀前古未嘗不謹於此故在虞則有夔周則有周召史佚太顛散宜生閎夭漢則有留侯四皓二疏石奮丙吉韋元成鄧禹桓榮晉則有山濤張華王導賀循皆以元臣巨儒輔正儲貳故宣廣言於宣帝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雄張佚言於光武曰為天下立太子則宜用天下賢才此可見其遴選之意所以重國

本而尊宗廟也竊見近除穎王府記室陳薦侍御孫固道義無聞學問至淺初薦之被選巳爲時論所非而固之獲進重取識者之笑皆以爲諂事公卿致身於此又安能儀刑藩邸輔翼元良也哉臣愚以爲宜餝輔臣更選經行脩明可爲師範者以備王府官屬薦固之才量其所堪改授別職及乞依舊會置王傅友官擇兩制之臣有道德學問者充其任則朝廷尊榮天下幸甚

諫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里克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諫太子將下軍　　士蔿

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

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

舋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
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
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
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

論內禪乞留太子禦虜　李綱

宋徽宗宣和七年冬以皇子爲開封牧兵部侍郎李綱上奏

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没燕山重兵壓境邀求
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前
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掊克之
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

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悅人心堯舜脩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方無以過也然臣以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僥倖覆藏隱諱以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決於陛下

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眞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厲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涓日啓行以懾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旣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帥出師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

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皆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樓櫓沿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者雖則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痛曾不深計而熟念之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遁必潰是以中原界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

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胡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事不得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言之儻不契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爲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

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名天下率厲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巳摇可與之以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

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爲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繫屬陛下如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奉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

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
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
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鉞俟死之至取
進止

論太子不當領臨安府尹　王師愈

宋孝宗時信州守王師愈奏

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宮立天下大本以爲
社稷宗廟永永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
故事命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外間未能深諭竊惟皇
太子副貳宸極繫四海之望以紹承統業當居春宮

日親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尹一州長吏耳非所以況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廣大也雖有至道故事臣猶以爲不然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勞辱煩劇事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撫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爲順三代時諸侯入爲王官者固多君已正儲貳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况自藝祖已來天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爲故事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即位則秦王尹京秦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眞宗皇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

八年始升儲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處東宮以全
儲貳之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止稍加崇重已是大
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可復舉眞宗旣即位即藩
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
未聞已升儲乃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以皇太子出
牧開封二日而即位事出倉卒非可爲法眞宗皇帝
以至道元年九月升儲至三年三月即位自升儲至
即位止一年半府僚郡政相仍未久故未見有不便
陛下春秋鼎盛方宵衣旰食以濟大業未至倦勤
皇太子監國撫軍無所不可若況以一州吏事

誠非所宜也眞宗皇帝在東宮講讀勸諭之官汨沒
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以輔導啓迪從容議
論唯日困於簿書期會無乃失職乎恭惟皇太子英
禀異常天性夙成他日不患不能臨決民事在涵養
睿德日新又新以躋堯舜之盛而已恐領臨安府尹
非所以況儲貳也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為駐
蹕之地所以不為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
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
方以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舉尹京故事於
臨安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

復意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臣疎遠愚昧不知朝廷故事僭越狂妄罪死不赦伏惟陛下少加思慮寬假誅殛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論太子不當領中書樞密　趙天麟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趙天麟上

臣聞未宜輕舉者四海之宗不可常空者三台之位是以貞臣守道虞人違旂羽之招明主防微漢帝拒郎官之請斯皆小節尚貫大經矧此國基係乎太子方其幼也但可齒學而振風及其長也但可安心而行孝奚暇乎他事哉今國家鋪張治具整頓條綱內

焉三公九卿外焉庶疆諸尹例皆舉賢推德使宅高下之員揆務分司嚴糾傾邪之類蓋欲有生皆樂無物不安旁推惻隱之心迓續文明之治至於中書一令樞密一使嘗使東宫領之連旬累月望儲闈銅輦之來臨虛榭空帷設銀除金墀之大坐事專歸於副相政並決於同僚臣以爲中書者機務之關津天門之鎖鑰挈四海蒼生之命掌萬眷皇闈之家任之而當則莫枕磐石任之未當則瘝官病政此定國家股肱心膂之臣也樞密者疆埸之守衛熊虎之維綱武臣效力而有所歸依强寇寒心而潛消變故良才司

令則坐撫塵清睞者持衡則多生觧事此寔國家爪
牙統領之臣也由此觀之軍民一柄治亂所關具其
員而非其才尚恐難行設其位而曠其員云何可治
且太子正名之後雖諸王莫得而同有三師三少之
徒立詹事府官之院凡在臣民而咸仰但惟父母之
常尊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爲天
子之元子其貴無以尚矣任天下之副君其盛茂以
加矣又何須銀章玉帶耀一品之華階宥府都堂占
大臣之上位名爲重之適所以輕之也東宮之領此
職非臣之所獲知若謂藉相其重以鎮之邪則朝臣政

事無不奏聞是天威以鎮之矣何用煩太子鎮之哉若謂他人不可爲此職耶則太師太保國王暨劉公爲之矣太傅司徒亦有爲之者矣觀彼四職不下於此皆令異姓爲之何獨人不敢爲此職哉況耶律公已嘗作中書令乎太子之道春誦夏絃秋習禮冬讀書研磨往古之攸行爰証當今之急務龍樓問寢懸慈於內豎之前甲觀尊師懇惻於春官之側以崇柔爲本以仁孝爲先及其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敢諫之鼓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胤祚長久端輔翼太子有此

具也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所以周公示法於成王賈子忠告於漢文也以陛下之聖猶立保傅在太子以奚疑伏望陛下慎選碩人輔導太子無令降居臣職以輕其身當使益增其明以成其孝如此則乾符永握黔黎知大本之安震德維新天地有長男之美更望陛下近擇宗室旁及巖穴舉大賢充令使之官即聖主錫軍民之福也愚臣妄議實係亂言但以詔文許陳朝廷得失故冒死以言之爾

論兩宮當相恃為安疏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八年春帝崩皇子曙即位尊皇
后曹氏爲皇太后因帝疾權同聽政光上奏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

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全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闚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鬬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

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睿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謹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

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願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

乞益致孝謹疏　　司馬光

仁宗嘉祐八年司馬光上奏英宗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三日皆嘗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思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

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太半焉陛下自齠齔之年為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肯變更蓋鄉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言語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謬

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
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
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脩陛下疾疹未平固無
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
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
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
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
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
感悟懽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
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

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

乞謹奉養勤聽斷

英宗治平元年光上奏　　司馬光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嚮旹之道臣曏來文字叙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毋也陛

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
入承大統君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
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
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
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
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
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朞年
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
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皆以爲
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

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關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况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睿之德

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

乞詣皇太后陳謝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降逐內侍任守忠光奏乞詣皇太后閤[illegible]上言

臣伏見陛下嚮者[illegible]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欽至

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
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
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
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
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
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
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除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忻悅
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
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
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

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承安今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于史冊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

乞寬讒間之黨以慰太后　傅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忻忭罰一勸百固可破姦猾之胆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脩怨枝詞蔓說往往寖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論究則讒間且將復起況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陛下霈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

下而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柰何使交鬬之語得行其閒今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歡心則天下交欣其爲陛下之福臣言甚忠懇惟陛下留神省覽

論太后罷聽政乞孝事疏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光上奏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陛下雖踐祚朞年於國家大

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事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竊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加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昔楊朱見岐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岐塗也臣故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

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

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内實求媚以相間者臣願陛下
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
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
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
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
之内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于皇太后而後
行陛下與中宫勿有所專如此則内外之體正尊卑
之分明慈母懽忻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
后歸政之後君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稍失
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

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

君之所怒也是故吉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婣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

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綱紀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治要臣願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乞再頒行明道詔書　上哲宗　范純仁

仁宗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曰莊獻皇太后夙承先顧保佑冲人一紀於茲恩勤備至凡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日雖機務之繁並用祖宗之憲永惟慈訓居極孝思而上封之人罔識大體務爲詆訐有拂聽聞其垂簾以除改所行詔命不得輒有上言咨爾中外體朕意焉時上躬攬庶政而言者多譏斥垂簾日事惡其持情近薄故降是詔

臣近曾錄明道二年詔書進呈望陛下稽倣降詔以誡薄俗至今未蒙施行近聞有狂人傳播擬策自云

旨已進御又臺官章疏或已取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后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此詔書不須行薄俗恐難禁止臣今再錄明道詔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遵本朝之舊典法仁祖之聖孝特降明詔以信萬方天下幸甚

乞迎奉上皇駕篤其孝心　陳公輔

宋欽宗靖康元年檢書郎陳公輔上奏

臣恭聞道君太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此陛下孝誠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議者皆謂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離間陛下父

子致有疑心臣切怪之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
冬緣夷狄作禍深厭萬幾欲行遜禪陛下至誠篤孝
感泣退避以至慈諭再三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
星變答天戒遂欲傳位太子皇懼入請其事類矣豈
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懽好之
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君乃陛下更改諸事進
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
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罪己之詔豈有異志耶縱
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愛二十餘年
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

下親耶於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
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下於
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况上皇聰明睿智寬厚
豁達不防奸邪浸以疑惑今旣自感悔斷然不疑以
神器授之陛下方未遜位前巳下哀痛之詔追悟宿
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巳周公改過無以復加陛下
今日所行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
前日所遣如趙野輩不能爲陛下感激敷陳以解上
皇之疑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迎候仍齎陛
下親書爲開具上皇罪巳手詔與今日奉行之意使

釋然無疑然後迎奉上皇備加禮數內自后妃諸王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庶皆出國門使聖意知前日之去忽遽如彼今日之還光艷如此非陛下承付託之重賊兵遠遯京師復安政事修舉人心懽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益厚者於令式風示四方以勸天下之孝

上皇[illegible]

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見上皇得備顧問開諭聖意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顧不韙哉夫堯舜

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陛下貴為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其孝心復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聖躬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享壽年天子之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伊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敘有餘責唯聖慈裁之不勝幸甚

乞迎奉上皇第二狀　陳公輔

欽宗靖康元年公輔遷左司諫上

臣今月十六日延和殿引對不識忌諱妄有論奏已

耳誅夷而陛下不以臣狂妄特示聽覽更蒙聖慈擢爲諫官令臣不候受告先次供職顧臣之愚何敢輙當此選臣以一面具狀辭免然臣以昨來所言有未盡者今輙敢冐死再爲陛下陳之臣初謂上皇之怒得於道路傳聞未必的也故不敢深以爲言及聞聖語方知陛下實有此疑夫爲人之子若果貽父之怒其可一日安乎宜陛下之所以憂也臣聞帝皇之盛莫加於舜舜之言曰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人悅之好色富貴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然後可以解憂且以瞽瞍之頑而母嚚象傲爲舜者亦難

堪矣終能使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者以盡事親之道
而已然則陛下以舜爲非可乎況上皇以上聖之資
有天下之大興事造業二十六年實聰明睿智之主
陛下苟能如舜之孝寧不足以感動其心而釋其怒
哉臣願陛下用臣所言急遣重臣前路迎奉如李綱
固可委矣更得一二人節次前去陛下感泣而諭使
其上體聖心至誠委曲爲陛下言之臣料上皇必無
甚怒乃若所攺之事如放宮人拆苑囿減翫好之具
省應奉之物此自是陛下宮中所不用者若龍德宮
別有所須且當許以一面旋行措置陛下若以奉親

故薄有所費百姓知之亦豈敢以爲非乎上皇文之
視陛下自奉如此養親如此亦必自感悔不復過當
矣至於其他改更政事但當遵依上皇去年十二月
罪已詔書盡與推行亦可以慰四海之望更在宣諭
臣僚行移文字廻避語言免有指斥以防奸人得以
借口而激怒也臣又恭聞聖語謂皇后亦怒意欲先
還禁中理會數事此一時躁忿之言陛下未有以解
之耳婦人從夫豈有上皇既處龍德而皇后得居禁
中耶若果先還臣固嘗面奏陛下當出郊奉迎和容
遜辭以理開諭皇后若當此禮方欣慰不暇豈復有

怒心哉若夫聖慮所疑恐上皇還宮左右姦邪之
未盡或尚有蠹國害民侵撓朝政於人情有不可從
之事處之爲難臣謂此不足憂大臣臺諫當任其責
君陛下任用大臣得人臺諫稱職皆以公心直道持
紀綱守法度上下內外無所不理雖陛下不可得而
私况上皇乎若是則陛下不妨以孝而隆私恩德也
金人侵犯而陛下威德兼隆宗社復安上皇既歸而
陛下至誠篤孝父子無疑自古帝王盛德有加於此
乎此臣所以爲陛下喜也伏惟聖意勤勤始終如一
當使四海生靈受福無疆豈不盛哉

議迎還兩宮劄子　宋高宗時上　李綱

臣伏覩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為人子為人弟之道而不可得慈旨懇惻讀之者為流涕臣竊惟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羹墻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處臣竊以為不然昔漢高祖既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寇犯闕

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冦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僞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師於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爲神明萬物之主迨至十年國勢初定此陛下之功也況將恢復區宇剪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爲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歌詠歎仰而垂譽無窮豈不韙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舜往於田號泣于旻天於父母自古帝王稱爲大孝無如帝

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於上下神祇惟以二聖早還爲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總攬萬幾惟以何施何爲而可以還二聖爲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荊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三百匹夫之念其烈如此況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弟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其所祐助宜何如哉昔太公爲楚兵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臣能爲自治自彊之計

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俟生之流綴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

請駕謁兩宮奏　黃裳

宋光宗紹熙三年帝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中書舍人黃裳奏

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炳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

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
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
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
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輙之事爲憂乎輙與蒯聵父子
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願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
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
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爲子能知此理
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
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爲
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

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乃君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朱熹

宋光宗時上

臣迂愚衰賤無以踰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之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粗嘗講學稍有忠慮不肯隨衆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以爲庶可以披瀝肝胆畢義願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爲職故雖被求言之詔

亦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昏此必政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干陽德者而臣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羣解識文義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應故事則不惟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

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脩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

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紛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

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閑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

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巳之勞而非
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
何時而巳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
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啚亦將有借
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
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
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
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
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
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

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于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于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

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胎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又欲襲其迹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于欑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祔思諸陵之傍僣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

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于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于心明詔大臣首罷脩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慰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

壽皇几筵之奉而進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小窺覦眩惑之姦而慰愨斯民饑餓流離之嘆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辭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

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
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
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
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
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
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
但米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復有不當者限以
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
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可者稱制臨决則
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巳私而陛

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
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
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
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决其可否于立
談之間先寛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别求草澤以
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
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
乞留神反復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
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
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餘寒齋獨

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
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而奏所陳數事
有未嘗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輙形紙墨伏惟
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
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
懇切皇恐俟罪之至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一終